



青烟缭绕里的父亲

●张文杰

妻一早便下乡去了，女儿因我不许她留小辫，噘着嘴、重重摔了门上学去。我因病卧床在家，书是读不得的——服下的四种药里，不知哪一种让我头晕目眩、恶心反胃，竟像在得化不开的烟雾中待久了一般，只好闭着眼静养。朦胧间，仿佛又见父亲握着那支铜锅、玉嘴、紫木杆的烟斗，吧嗒吧嗒地抽着烟，烟气袅袅漫过来。

按惯例，每年正月里班车一通，我总要回乡下看看父母。可今年，我却没能坐在母亲烧得暖烘烘的火炕上，看父亲接过我带回的一两条烟时，那张清瘦又略带松弛的脸上，漾开满足的笑容。

父亲太爱抽烟了。那带着辣味的蓝色烟雾，大半辈子都笼罩着他的面庞，从未真正散过。

早年家里孩子多，底子薄，勉强维持温饱，父亲买不起烟叶、烟丝，便在门前用石头圈起一小块地，自己种旱烟。孩童时的夜晚，穷人家的油灯总是早早吹灭，父亲蹲在地上，握着烟斗点燃，那忽明忽暗的烟火便如星光般在暗夜里闪烁，间或还能听到他因烟味诱人而咽口水的声音。一锅烟吸完，他便在鞋底上邦邦磕几下，抖落烟灰，再从那个羊皮缝的烟袋里，满满装上另一锅，用大拇指按踏实，继续抽起来。

后来家境渐渐好转，父亲不再种旱烟，改拿素油、粉面或莜面去换“大叶子”烟。那烟叶黄

澄澈的，用烟茎捆成行军包似的方捆，闻着有股莫名的清香。父亲把烟叶重新加工一下，装在用纸筋做的瓮中。代替羊皮烟口袋的是一个装过午餐肉的铁盒，他经常跟我用过的本子，裁成窄纸条。闲暇时，他就把碎烟叶均匀撒在纸条上，轻轻一卷，舌尖小心翼翼地舔舐一边，沾些唾液，用面部把接口“熨”平顺，一支卷烟便制成了，被美滋滋地叼在嘴里。

庄户人的冬季漫长而悠闲。晚饭过后，我总跟随父亲到同村一位远房奶奶家“说书”。每次去，屋里早已挤得满满当当，都是等候听书的乡亲。大家急忙把我们让到火炕中央，刚坐稳，一支支香烟便从头顶上、人缝里递过来、抛过来。我把烟拿到油灯下，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品牌：梅花、骆驼、恒大、大前门……挑出最好的递给父亲，他惬意地吸了几口，清了清嗓子，喧闹的屋子顿时静了下来，只剩下火炉上炖茶水的铝壶，发出咝咝的声响。

父亲只上过几天“民校”，可他会说的评书，却比我看过的书还要多。我能叫上名的有《呼延庆打擂》《刘罗锅访山东》《薛平贵征西》《水浒》等。冬夜漫漫，父亲的评书也说得绵长，一回接着一回。讲到精彩处，听众们又纷纷把烟递过来。那时候，烟可是稀罕物，一盒烟端在怀里摸来摸去，即便揉得像枕头似的，人们也舍

不得抽完。父亲也格外珍惜，一支烟抽到底，并不把烟蒂熄灭扔掉，而是把它接在另一支烟上，继续抽。昏暗的油灯下，父亲的脸庞渐渐被蓝色的烟雾裹住，随烟明灭时隐时现。我总被烟熏得头晕恶心，便蜷缩在炕角，伴着父亲抑扬顿挫的说书声，渐渐坠入五彩缤纷的梦境。往往一觉醒来，父亲还被浓浓的青烟笼罩着，周围依旧围满了“书迷”。

社会在进步，时代在变迁，家乡也悄悄变了模样。我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家探亲，忘不了给父亲带几包烟，他接过过去，眼里总闪着亮光。

岁月的风沙无情地侵蚀着父亲的身体，还没到六十岁，他的身体便每况愈下，尤其是每天早晨起床，总要剧烈地咳嗽半天，一大口接一大口地吐痰。我带父亲去县医院检查，确诊是支气管炎。大夫一脸严肃地警告他：“要想多活几年，必须戒烟！”后来我也劝过父亲好几次，可他总有一堆歪理：烟能消闲解闷，能结交朋友，甚至还能减肥驱寒。

从那以后，我回家带的不再是烟，换成了水果和营养品。可父亲对这些，总显得漫不经心。只有每年正月，我破例给他带回一条烟时，他那张刚刮过胡须、更显清癯的脸上，才会露出舒心又满足的笑容，像极了当年油灯下，被缭绕青烟映亮的模样。



鱼店好住客（下）

●王胤祺

“两位兄弟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小刘也没什么真心朋友，你们无非就是来帮衬一把。咱们好好商量，别把事情弄复杂。”

千钧一发之际，警察及时赶到，这件事也很快被依法处理。只是经历了这场风波，小刘不便留在老家，只好跟着泰迪和冬天一起返回北京。

风波过后，生活重归平静。小刘在鱼店里忙前忙后，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她是个直性子，这天终于忍不住对泰迪说：“泰迪哥，在你店里干活拿工资，我心里怪过意不去，我想找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。”

泰迪抬眸看了她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别急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冬天更加勤奋地练习，为音乐比赛作准备；小刘则在泰迪的建议下，开始琢磨未来的出路。这天晚饭时，八仙桌上摆满了家常菜，泰迪突然开口：“小刘，兽医这个职业，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冬天和小刘都愣住了。小刘眨了眨眼，有些犹豫：“如果能做，当然不错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泰迪点点头，语气沉稳有力，“但咱们得现实一些，做兽医，我有把握帮你实现。”

小刘思索片刻，重重点头：“那我听你的安排！”

事情就这么敲定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三人愈发忙碌。冬天每天雷打不动地练习数小时，嗓音愈发有辨识度，技巧也日臻完美；小刘买来厚厚的资料，整日埋首苦读，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虚心请教；泰迪则在两人之间奔波，不仅为小刘请了专业的补习老师，还找来懂音的朋友指导冬天。

盛夏七月，泰迪和冬天陪着小刘来到兽医资格考试的考场外，看着她自信地走进考场。小刘走出考场时，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：“感觉考得不错！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小刘依旧打理着鱼店，也渐渐摸清了泰迪“说缘不说钱”的经营门道，不少客人都被这个活泼开朗的姑娘打动，鱼店的生意愈发红火。

十月，音乐比赛如期举行。此时的冬天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落魄自卑的青年，他身着简约的黑色西装，神采奕奕地站在舞台中央，眼神里满是自信。泰迪和小刘坐在观众席的前排，用力为他鼓掌加油。

聚光灯下，冬天拨动琴弦，独特的嗓音缓缓流淌，一曲唱罢，全场掌声雷动。最终，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，当场被一家知名音乐公司签约，正式成为一名歌手。短短两个月内，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单曲，收获了大量粉丝，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。

十二月，小刘也收到了好消息，她顺利通过兽医资格考试，拿到了资格证。泰迪和冬天各自拿出十万元，在鱼店不远处租了一间门店，帮小刘开办了一家宠物诊所。

又是一年过去，小刘凭借精益求精的医术、热情爽朗的性格和对小动物的仁爱之心，在周边小有名气。冬天则全身心投入音乐事业，参加各类节目，发行新曲，渐渐积累了颇高的人气和流量。

而泰迪，依旧守着他的鱼店，日子过得平淡。只是这间四合院，成了三人共同的据点，他们每周都要聚上一两次，一起吃饭、弹吉他、聊天，欢声笑语溢满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泰迪来到西屋给那两条龙鱼喂食，却发现金龙和红龙不知何时已经相繼离世。它们的身体依旧干净整洁，鳞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。泰迪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小心翼翼地将两条鱼装殓好。他在四合院的角落挖了两个坑，将鱼埋在土里，分别种下一棵小槐树苗和一棵小桂树苗。

时光流转，小树苗渐渐长大，枝繁叶茂。小刘和冬天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唯有泰迪，似乎永远都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只是三人之间的友谊，早已如同院中扎根生长的树苗，愈发深厚。

又是一个盛夏的午后，泰迪坐在槐树下的石桌旁，泡了一壶清茶，看着满院游动的鱼儿，眼神平和。有客人走进店门，询问鱼的价格，他抬起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，一如多年前那般说道：“跟我买鱼，说缘不说钱。”

(完)



咏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

●霍跃庭

蒙古高原南缘沉睡的烈焰，在两万六千年前苏醒。裂地排空的熔浆，凝成雕塑守望着北疆。三十座火山，珍珠般洒落在，260平方公里原野上，排列成地质诗行。炼丹炉的锥体，剖开自己胸膛，烈火焚天的神话，在玄武岩的纹路里流淌。石河静静蜿蜒，是熔岩冷却的乐章。石海翻涌着浪涛，定格了最后一秒的奔放。石禽振翅欲飞翔，石兽昂首望前方。六千年的造化魔法，把石头淬成了牧场。年轻的活火山岩浆，在第四纪淌过大地，它把史诗，写在无量的火山灰中央。着宇航服攀援锥顶，激情像花儿一样怒放。人类用飞天的智慧，打开了探索地心的舷窗。两万载坤灵秘语，道尽了远古的洪荒，而乌兰哈达火山，将永远在现代文明中流芳。

大雪赶集

●吴晓波

如果说小雪是小心地探路，那么大雪就是一场隆重的赶集。桃花的疾走，梨花的远行。河流的狂暴，高粱的热烈。红枫的豪迈……一个季节生产的美好意象，都被天空收集得满满。就等一场大雪的遣词造句。你看，鸟鸣已让出天地的通道。田野已袒露饥渴的胸脯。以鹅毛的形式，以芦花的飞舞。以铺天盖地的阵势。大雪来了。纵横天地的长句，胜似滚雷的写意。又白又厚的铺陈。瞬间压弯了所有的唐诗宋词。大雪赶集，要来就来大点吧。农人们愿意把农事停歇，柴门紧闭。炉火生得正旺，竖耳聆听。那急匆匆的脚步呀。是擂响在心窝里的春天鼓槌。

醉美卓资我的家

●衣名

美丽的卓资我家，像一朵牡丹黑河上扎。熏鸡美味万里香。红召旅游醉山川。九曲生态游不够。青山绿水映彩霞。心儿伴着炊烟。歌儿唱响天涯。啊！望一眼使人心儿醉。幸福飘进千万家。温馨的卓资我家，像一把珍珠黑河上撒。道路纵横跨四方。高楼林立筑繁华。城乡融合一体化。小康路上齐奋发。迈上复兴之路。绘就美丽图画。啊！好一幅迷人水墨画。怎不叫我歌颂她。

